江南野史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○宋齊丘

宋齊丘，字子嵩。世為廬陵淦陽皂山人。父誠，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鐘傳同起於草野，唐王不能制。時高駢鎮淮南，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，尋封南平王，以誠為副使，卒於任所。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。齊丘少孤，好學為文，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。遂遊學於諸郡。自以世亂，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。與之談者皆屈，莫能救其涯涘。時先主刺昇州，其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。齊丘因刺謁之，與語終日。延於門下，旦夕為之醮，因訪時務。未幾，洞天解郡，遂命載歸。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，因遺書薦之於先主。既至，棲遲逆旅，裹調罄乏，因吁嘆數四。其鄰倡優女魏氏聞之，乃竊賂遺數鍰。由是獲備管幅，遂克投贄一見。先主賓之以國士，大獲賂遺，尋娶魏氏，館而給之。因說先主廣延儒素，務農訓兵，黜陟妍否，進用公廉，修學廢墜，制禦奸雄。凡數年間，府廩盈積，城隍完峻，士卒驍勇。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鎮之，乃遷先主刺守潤州，未幾，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，齊丘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，冀衛社稷，潛立大勛，代秉其政。若握重兵制御群下，可成洪業。

既至，遂果代之。時吳主既弱，政出多門，君臣綱紀弛而不振，乃修復政理，動據禮法，務葺民庶，罷其不經，總以要務，寬省征賦，農有定制，官無虛祿，輯睦公族，撫存將

校，優給卒伍，爵賞有功，刑辟中度，斥捕攘寇，上下咸乂，皆齊丘之謀焉。又說以虛懷待士，博訪藝能，遂立延賓亭，招納賢豪，以敦時望。復創一池，中立亭宇。每與先主登臨，乃屏絕人跡，以議家國，或至夜艾。池亭今猶存焉。先主欲致之重位，然為溫所忌，遂署為府中從事。溫因擢拜右司員外，即復授諫議大夫。兵部侍郎。居府中日議庶政，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義士。大夫孫忌、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諸腹中。故人莫不樂為之用，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，言聽謀從，身居顯位，儒家之榮，於斯為盛。遂告歸豫章改葬。既入九華山下，卜居退身，表乞致仕，吳主累召，乃數表堅讓。略曰：「昔高宗之夢傳說，西伯之獲非熊。況臣築巖之相，釣渭之腎。祿位彌重，宜居山野」云云。時嗣主已為大將軍，先主使賚吳王詔，親往慰諭，優辭敦勉，彌留旬月，然後乃起。方舟並濟，好狎如友。既至先主喜，分約父子，授中書侍郎，遷僕射平章事。先主位望崇重，基稱彌隆。因謀為禪代，乃請先主移鎮金陵，以基王業，交結鄰好，綏悅守宰，廣覃恩施，撫緝遠邇。

□輔元子，觀其間隙以待時清。於是從之。然吳主恭默勞謙，人心未殆，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謦欬嘘煦之微，齊丘莫不知之以陰聞。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。吳主忽謂左右曰：「孤克已，雖動為下所奉，然為徐氏制馭，名存實喪。今欲求為一田舍翁，將安所歸乎。」遂泣下數行。齊丘聞之，乃還建康議遷都金陵。吳主既半渡，遂引至潤州安置，號丹陽宮，未幾，使諷吳主禪位。先主既膺禪位，齊丘復請歸姓以紹唐統，冀德威四方，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勛，乃就。國步既安，因表罷相，庶崇止足，以避賢能。遂除洪州節度使。既至，乃召故老親屬與敘情舊，飲宴彌厚，溥沾饋遺。乃改其故里為愛親裏，坊為衣錦坊。更易弊政，補緝群條。庶民便利，莫不榮之。迨先主篤疾，詔還受顧命，托以後事。嗣主立，加太傅以前官相之。嗣主襟量仁懦，言幾玩狎，恭已無法，大失統御。或深居宮禁，全忘宵旰。齊丘每犯顏諫止，陳以昧旦之道，馭朽之危。

又欲捐社稷，傳位於太弟。於是上疏論先主創立之艱，憂動之重。狂諫不從。未幾，以為浙西節度使。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，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，以先朝老臣終不為少主所用。嗣主顧盼頗見慢色。齊丘知之，求罷其政，但奉朝請而已。年既衰暮，自負勛舊，不能折節降身，隨時容眾，為鐘謨、常夢錫、江文蔚、蕭儼承等非順旨，尤生謗瀆。及嘆曰：「鳥盡兔死則弓藏犬烹矣。」因表乞歸九華舊居。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詐，激要君上。乃賜號「九華先生」，封青陽縣公，食一縣之賦。至四年，嗣主命齊王景達就詔與俱還建康，亦奉朝請而已。至六年，又出鎮洪州。九年復詔還，拜太師，固讓。十一年，復往南昌。十三年，周師入淮甸，詔還謀難。始齊丘賜歸九華，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為戲。屢征閩建，復討湘沅。外乏師旅內竭帑藏。國用軍器宕然虛匱，

淮甸疆境棄如土芥。養老乞言以為迂典，諮議詢謀恥而不行。周師暴至，遂失備禦。

方詔還議軍事。未至，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。齊丘聞之，曰：「斯乃蹴鞠射括之徒，焉能總眾以禦勍敵，辱國喪師必是行矣。」既至，因表乞急召還，彥貞聞之，狼愎而行，未幾果沒。復以朱元又叛，諸郡皆陷。選將閱師，稱藩割地，皆匪專謀，復告老謝疾，乞骸骨，歸南昌。既而嗣主自亡淮南，神情躁撓，荒悖不安。賞曰：「孤欲屣脫國務，放心雲鶴。每思寄托，恨未得人。」時陳覺、李徵古等常見親密。因順旨而言：「齊丘先朝夙老，諭家造國四方所知。若委之國事，俾繼伊旦，陛下暫輟萬幾。高宴深宮，俟睿德隆寧，歸政何晚。」又會鐘謨北使返，謠稱世宗曰：「朕與江南分義既定，然宋齊丘不死，殆難保其久永。」合朝順非，遂成釁隙。因是貶殺覺等。時齊丘不知其旨，乃見艫艦舟詔入，遣歸九華。既至，遂絕糧七日而卒。劉丘昔常著啟云：「至於千懇萬端，只為『饑寒』兩字。」

人見其死，謂之自讖。齊丘所薦進者，惟能先萌未兆，智策宏遠，才堪致化，理能易俗，與己合誌同方者乃授拔擢。凡數十人名皆顯達，貴歷朝廷。豈以尋章摘句戕賊經史殘剝古人之詞為文士者哉。故齊丘之學天才縱逸，穎出群匪，混然而得，非耗蠹前修而為之辭。至如《鳳臺山亭詩》、《延賓亭記》、《九華三表》有古儒之風格，《化書》五十餘篇頗幾於道家。凡建碑碣皆齊丘之文，命韓熙載八分書之。熙載嘗以紙實其鼻，或問之故，答曰：「其文穢而且臭。」時見謗誹，多此之類。

齊丘常與先主議選宮嬪，雜以珠貝羅綺，使這泛海北通契丹，欲圖復中原。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，厚吊遣還，迨至淮北，乃使人殺之。復遣沿海賚琛以為報聘。虜主不知，謂北朝殺己之使，因漸構隙，前後如是者數四。於是德光大怒，數冠邊境。

及晉少主御極，與之抗禮。遂入梁園，遣使召江南與之會宴。

嗣主謙抑，辭而不行。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：「結連並寇與我為仇，勾引契丹至今未已。」皆齊丘之始謀也。或云：「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嬪。」且當嗣主懦躁，輕肆失言，陳覺之徒諂諛，率爾詭對，不能慎其樞機，禍及正人，亦非夙心素誌，同誠協謀。復會鐘謨籧篨讒慝，交亂康君。九華之墳未草，謨亦繼誅。蕭儼以蒙瞽無文戇而愎訐；江文蔚辭賦常品，學非博通；常夢錫以幃箔之內，猱雜不修；韓熙載淫而無行，縱誕不持。豈能知變識幾，立功定業。當齊丘秉政蒞任，皆斥腐儒，「鯫生身誇行穢」，故不大用。及位已崇峻，由是哆於頰朵，背憎面譖，群誣黨議，千舌百辟加之。齊丘性度不能洪綽，

襟器斗筲。苟不附己，莫之容忍。汪臺符譏其名字，潛沈深淵。

初鎮南昌日，有故識慢言，致之大辟乃榜其屍曰：「毀辱先皇，謗訕今上，亂臣賊子，宜棄市朝。」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哉。初囚九華，乃命筆作《老牛歌》以獻，為忌者所匿。今傳於人口。將死謂人曰：「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，一無聊生。吾之罪也。然今一死故無所恨。」遂自縊，而年七十餘矣。有一子，先世而亡。